

寻觅太阳城

秦文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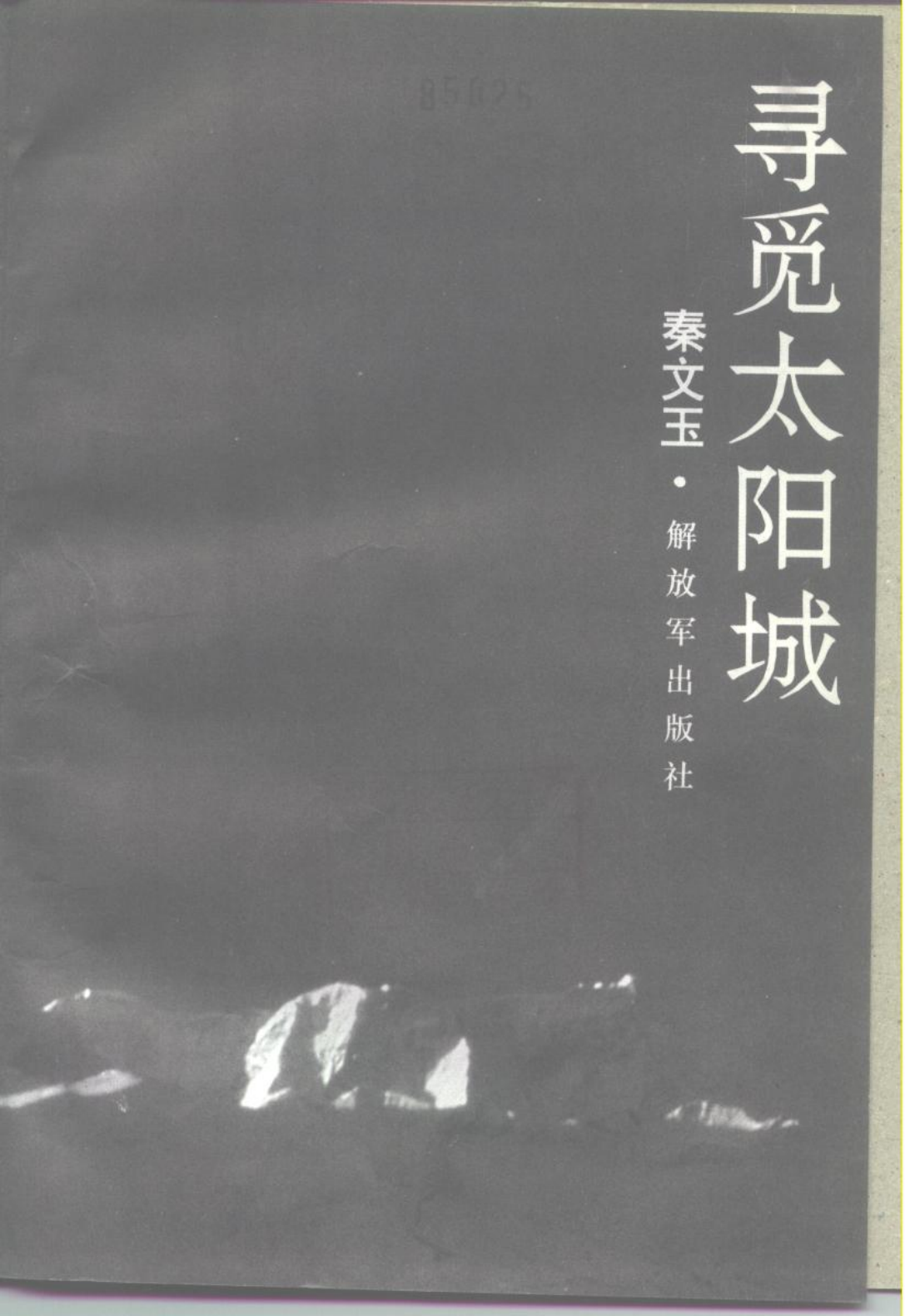


By Qin Wenyu

SEARCHING FOR THE SUN CITY

寻觅太阳城

秦文玉 · 解放军出版社



京新登字 117 号

寻 觅 太 阳 城

秦文玉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 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375 印张 250 千字

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 (北京)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065-2172-5 / I · 264

定 价: 6.10 元

序

徐怀中

五十年代初，我每年总要有几个月去西藏跑跑，长长短短写过几篇有关西藏的东西。如果我把西藏称作我的第二故乡，那是虚张声势，未免大言不惭。不过，结识藏族朋友，或是遇有从西藏回内地来的汉族同志，我总有见到家乡人的感觉，交谈起来话题就多嘞去了。1984年初，我去人民文学出版社看望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住他隔壁的一位青年作家，名叫秦文玉，从拉萨来的，正在为出版社修改一部长篇小说稿《女活佛》。我很高兴认识秦文玉，这样一个偶然的机缘又多了一位远方友人。秦文玉已有多数居住在世界最著名的十大宫殿之一布达拉宫脚下，他每天早晨跑步环绕布达拉宫宫墙，俯视晨曦朦胧中的古城拉萨，只是这一点就足以令人神往。1954年川藏、青藏公路通车时我到达拉萨，待了不久，因事不能不返回重庆，至今已有三十八年，一直还没有机会再去拉萨看看。

这本集子里收集了秦文玉近几年的五部中篇报告文学，五篇文章标题，恰好从时空上覆盖了和平解放以来处于跨越世纪界线发展的这一段历史转折时期。《火·冰山·鸽子的壮歌》以全景式图画再现了西藏和平解放始末；《风暴与宁静》通过访问前藏军司令拉鲁，几乎是逐日回顾了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的那一场席卷世界屋脊的暴风雪；《拉萨骚乱备忘录》以作者目击和现场采访，平静地描述了从1987年9月至1989年春屡次不得平静的拉萨；《星云碰撞》则是记述由北京、上海等九省市组成援藏

大军，以深圳速度帮助西藏建起包括电站、学校、医院、旅馆、文化中心和最为迫切的中小型企业等四十三个项目。《神歌》虽是写发掘整理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神奇故事，而通过说唱艺人扎巴老人坎坷不平的经历，同样记叙了西藏地区几十年来社会生活的风云变化。这里逐一说及这本集子里的五个篇目，我的语言干干巴巴，过于简单。如果读者因此就以为这些文章可能雷同于以往那些西藏历次重大事件的大而化之的平面化报道，那就错了。作者虽长于选取那些在国内外引起强烈震动的重大事件，长于从时间空间上作宏观审视，但又决不以此为满足。他往往把通常的宣传报道命题留在容易看得见的地方，于我们不知不觉处进入藏民族历史、宗教、伦理、哲学、艺术的古朴悠远的天地，以细密的笔触勾画出各种有血有肉的人物肖像，描绘出他们浸透在特定传统文化雨露中所特有的精神世界。秦文玉恪守着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品格，却又并不妨碍他在一些篇章中点染了浓厚的奇绝神秘色彩，神话传说和现实竟没有十分清晰的界线。作品展现西藏古老文化和现代文明反差是那样强烈，却又如同饱含着水分的彩墨彼此浸润融合着，奇妙而自然，保持着生活的原有状态，却颇富于哲理意味。这样说来，秦文玉的几部中篇报告不只是从时空上覆盖了和平解放以来的一段时期，就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他在开掘连接西藏历史长河与未来的通道，人们不妨借助他的导游，去探察一下从泰底斯古海隆起的这片世界第三极地。

随着越来越为世界所瞩目的‘西藏热’，西藏文坛也越来越显示出葱茏茂盛的气象。要出好作品，出大作品，当首先寄希望于藏族作家，他们有着各方面的优越条件，不是其它人可比的。不过，人们也不会忽视和西藏作家军团并行的还有一支汉族团队。特别是如秦文玉这样七十年代进藏的一批男女青年和八十年代以至最近入藏的一批批更年轻的生力军。当年整装出发，除去同大家一样抱有对西藏高原的挚爱，他们还暗暗抱有对文学事业上的许多并非可望不可及的梦想。他们大多是大学毕业，文化素养较

高，无形中已经完成了一些写作上的准备。加之生逢其时，受到文学观念禁锢的影响不深，迎着八面来风，不断充实和更新着自己。更重要的是经过长时间的移植适应过程，他们已经在高原冻土层下伸展开了根须。他们在创作上取得的成就，预示着一番美好的前景。秦文玉曾经随中国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至 6500 米处，非职业运动员，登上这个高度不容易，相信他还能发挥自己潜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现在秦文玉已奉调北京，北京平原地带海拔在 120 米以下，从这样低海拔起步，可就吃亏多了。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目 录

序 徐怀中[1]

拉萨骚乱备忘录 [1]

风暴与宁静

——前藏军司令拉鲁在 59 年 3 月 [63]

神 歌 [127]

星云碰撞 [197]

火·冰山·鸽子的壮歌

——西藏和平解放始末 [249]

后 记 [320]

拉萨骚乱备忘录

人类的眼睛有着完全不同的色泽：黑、蓝、绿、灰、褐、黄；不同的色泽又有着许多不同的层次，于是，也就有了无数种迥然不同或差异微妙的目光。当这些目光投向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事物时，便会出现千姿百态，更何况是拉萨骚乱这样一件举世瞩目的事情！

藏历第十七绕回的土蛇年大年初一，夏历蛇年大年初二，公元1989年2月8日清晨，一面“雪山狮子旗”赫然悬挂在大昭寺高高的门楼上。冬日的阳光斜照着这面“独立”的旗帜，跳动着猩红而冰冷的火焰。旗帜上高耸着孤傲的雪山，山顶上挑着一轮太阳。阳光切割着蓝色的天空，它的光芒也浸染成蔚蓝色。一道、二道、三道，共有十三道。在雪山脚下，一只绿鬃狮子威猛雄壮。这面“雪山狮子旗”并不随风飘动，像是用图钉佩在门楼上的，庄重得如同一幅石膏像。

大昭寺门前，有数十人盘膝而坐，不像往常那样匍匐在地磕长头，又并非在冥目诵经，而是在默默地护卫着这面旗帜。有关方面要求寺内喇嘛登楼摘旗，被置之不理；公安武警战士奉命进寺摘旗，铜皮包裹的漆红寺门也拒不打开，且门后集结着手持木棒的众喇嘛。政府是克制的。为避免在藏族传统节日大年初一发生冲突，转而由自治区民族宗教委员会出面劝导。直到深夜，大昭寺的喇嘛们才自己登楼摘下了“雪山狮子旗”。

拉萨市的居民露出了惊讶的目光。这目光继而又千变万化，神态各异：兴奋的、沮丧的、愤懑的、淡漠的、痛心疾首的、摇头叹息的、流光溢彩的……

而共同惊诧的目光是：呀呀！八廓街“独立”了一天！

一个月之后，“雪山狮子旗”被人用木棍挑着，飞舞在八廓街上。自1987年9月27日以来的拉萨骚乱狂潮，经过近两年的起伏翻滚，在土蛇年一月，亦即1989年3月5日、6日、7日三天之间，大浪滔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新华社、美国之音、英国BBC电台、塔斯社、法新社……，争先恐后地进行了报道。

同一世界的不同目光，都看到了一些什么呢？

上篇 天 堂

拉萨，藏语的意思是——圣地。

位于海拔3700米的这座云雾缭绕的古城，不仅是中国川、滇、甘、青、藏等省区近四百万黑头藏民心中的圣地，而且是南亚次大陆乃至整个世界一切佛教徒心中的胜境。继古老的佛教在它的发祥地印度渐趋衰微之后，得释迦牟尼教义之一脉的拉萨及雪域之地，却佛法昌盛，香火兴隆，寺庙如宝莲一般竞相开放，佛教教义渗透到每一顶帐篷每一只哈阳锅每一个藏民的心中。具有一千三百年历史的拉萨，成为释迦牟尼显示在这个小小星球上的一个奇迹。

拉萨的一山一水都有神话传说，一草一木都近乎是圣迹。那高耸于红山之上的布达拉宫，“俨然是把罗刹王楞伽山主拥有的十项城，都搬到了雪域西藏的那般景象。”拉萨是西藏最古老的二百家贵族的主要聚居地，一千三百年来集聚的财富，赫赫的门第和荣誉，他们的宝马雕车、宫室府邸、娇妻美妾、锦衣仆从，无数的田庄牛羊、奇珍异宝，使他们无比虔诚地礼佛，祈求护佑；至于那些露宿街头的贫民丐儿，则晨昏转经，更加虔诚，只要善德

圆满，来世便可降生在拉萨，成为眼前这些豪门贵户的子孙，享尽荣华富贵，灵魂还会向云端里飞升。

拉萨是东方的雅典，东方的罗马，东方的耶路撒冷。

那些喇嘛教徒们，从几千里之外一步一个长头，用身体丈量雪山高原，一路乞讨磕到拉萨，当他们衣衫褴褛，手掌和肘尖结着血茄、老茧，气奄一息有如上岸的鱼儿，摇摇晃晃面对大昭寺再磕一个长头，又挣扎着爬起来时，便撩起破烂的氍毹袍，解下长长的腰带，那腰带缠有满满扎扎一圈竖捆着的“大团结”，这些成捆的带着体温浸透汗水和酥油味的“大团结”，也许是邻省一个牧村一个山寨藏民们汗水和脂膏的总和；也许是十户八户人家一生一世血汗的结晶，它们就象是垒建梦中天堂的一块白石，一方青砖，被轻轻抛入释迦牟尼佛像前的巨大的铜鼎里……

花岗岩铺地的大昭寺广场，年年月月迎候着万万千千这样的朝圣者……

一、天 书

拉萨市公安局朗杰，站在治安服务站二楼，巡视着星期日的大昭寺广场。

这是土蛇年一月三十日，公历3月5日。天气晴朗，朝佛的人络绎不绝。治安服务站位于广场的北边，是一座普普通通的二层楼建筑。清瘦的公安局长打了个呵欠，疲惫的目光却扫视着坐东朝西、门檐上高佩着金鹿和法轮吉祥徽的大昭寺。

今天清晨7点30分左右，在大昭寺的松觉热辩经场，传统贸易市场冲赛康等处，发现了八份用藏英两种文字印成的传单，传单为两张八开纸，油印后用钉书钉钉上的。这新鲜玩艺儿以前在拉萨还没有发现过呢。传单慷慨激昂地控诉了三十年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苦难”，并号召说，“今年3月5日和今年的3月10日，纪念斗争的火焰只能越烧越旺，……把汉人从西藏赶出去，

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署名——“西藏独立团”。

公安局长的眼帘飘过一丝乌云。

自从1987年9月27日首次骚乱至今，平静的充满中古世纪情调的圣地拉萨，已被这一类传单和标语搅得象翻滚的熬茶锅了。去冬今春，传单案频繁发生，差不多两天一起，甚至一天数起。仅88年12月10日至89年1月21日，拉萨市区就发现各种传单720多份，创骚乱两年以来的新记录。这些传单由过去的手抄逐步发展成以打印为主，有些还是铅印的，并使用藏英两种文字对照。标语、传单已从老城区八廓街一带，蔓延到拉萨市的各个居民区，从一些公司的大门口，到个体商贩的摊点都有发现。

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向圣地撒播着纷乱与恐慌。

其实，作为一个老公安，朗杰记得早在1980年西藏就曾冒出一个轰动一时的“预言天书事件”。“天书”在拉萨郊县曲水县的山洞里被发现。“天书”预言世界末日将要来临，不相信者头破血流。当时很引起了一些老百姓的恐慌。现在，这些新的“天书”的蛊惑作用要大得多了。

公安局长拿起对讲机，命令大昭寺西南侧的八廓街派出所严密注视街内的动静。

3月，是不宁静的月份。据说喜马拉雅山那边的流亡藏人，年年3月都要举行“纪念起义”的大会。去年3月5日，拉萨的传昭法会上发生大骚乱。冲突中，公安武警战士伤328人，牺牲1人；骚乱分子和围观群众4人丧身，还有不少受伤者。今年藏历年之前，骚乱分子就叫喊：去年3月5日吃了亏，今年要捞回来！要搞枪，要用枪对付公安武警！传单还号召八廓街一带的群众每家出一人参加游行，不准在藏历年期间穿新衣服！

大昭寺前面出现了一阵骚动，公安局长举目望去，只见七、八个尼姑和二、三个喇嘛正绕着八廓街游行。断断续续地传来他们的口号声。朗杰马上打开对讲机，呼喊八廓街派出所所长的代

号。

“咣——当”玻璃碎裂的响声从对讲机里传来。他倏然一惊：这是砸向八廓街派出所的第一块石头。

“咣当当——”又是一片玻璃碎裂的响声，如同瓷架倾倒、琉璃粉碎，四百公尺开外烟尘弥漫。

他抬起腕表一看：午间 12 点零 8 分……

“避免正面接触，不要擅自开枪……”

公安局长向对讲机下达了命令。

他话未说完又嘎然而止，不知何时涌来的骚乱分子已经包围了治安服务站。石块接二连三地砸进窗户，警卫员从侧面猛然推了他一下，一块石头带着寒风从他脑后擦过，“噔”地把墙砸了一个坑。

朗杰推开警卫员，扑到残破的窗前一看，只见大昭寺前面已经聚集了五、六百名骚乱分子，围观的群众人数更多。骚乱分子按逆时针方向朝八廓街冲击，前面有一杆“雪山狮子旗”引路，打旗的和护旗的走得极快，最前面的四个人还边跑边跳。

一个月前“雪山狮子旗”悬挂在大昭寺的楼上，现在这面旗帜在大街上恣意翻飞。冰凉的闪着蓝光的大旗使骚乱分子热血沸腾。整个八廓街如同一个巨大的转经筒，在人们的眼前飞飞转动。

如果让骚乱的人群全都定格；让飞舞的“雪山狮子旗”暂且凝固，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这是怎样一个飞速旋转的八廓街。

二、天 街

也许佛祖当年从九霄之上拨开云雾，将一只蔓陀罗花环抛下云端，就化成了今天的拉萨八廓街。

八廓街，是一个衔着大昭寺的大体呈环形的街道。它的内圈除了寺庙，还有贵族府宅、活佛行宫、外国商号；它的外圈则是

居民楼、文物店、珠宝摊、洋货栈……

八廓街是真正的逻娑古城的缩影，拉萨今日的窗口。这里有圣地最古老的府邸，也有最现代的商品。除了飞机大炮，这里什么都能买到：从佛像、经卷到匕首、毛瑟枪，从瑞士手表到法国香水，从印度的伽蓝香到香港的“生活片录相”……八廓街是一切旅游家、摄影家、收藏家、民俗学家、职业宗教家，包括流浪者、乞讨者和小偷们的乐园。

八廓街可谓是最简单的城区，因为它只有一条环形大街；八廓街又是最复杂的迷宫，它有数不清的暗巷曲径，显得无限的神秘幽深。

八廓街有一种特殊的气味。那里面有煨桑祭神的柏枝香草味，佛像的金属味，卷轴画的霉气味，各种外国香水味，熏人的酥油味，小摊上各种各样的洋货味，临街窗台上的花香味，以及小巷里的尿骚气味……

八廓街的声音也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这里没有摊贩们的叫卖声。没有的。大声叫卖，招徕顾客，那是汉人商贩们才有的骗人坑人的恶习。藏族商人向来是一声不响地坐在一旁吸鼻烟，静悄悄地看着顾客挑挑拣拣，还有的干脆在袖子里捏着指头做生意。

八廓街最富有特色的是周而复始的脚步声。这是安巴藏靴，绛红僧靴、尖头皮鞋、塑料凉鞋、解放鞋、高跟鞋、耐克鞋、光脚板踏响的声音，还有五体投地磕长头的人们绑在手掌上、肘尖上、膝盖上的皮子或木板磨擦水泥路的声音；那种“嚓嚓”“窸窣”“沙沙沙”的步履，那种由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国度的人们迈出的不同步伐，比如康巴汉子的昂首阔步，摩登小姐的款款莲步，金发女郎罗曼蒂克的“舞步”，全都遵照高原民族古老的风俗，循着顺时针方向，交织成一种庄严、沉重、坚韧不拔、周而复始的脚步奏鸣曲……

八廓街是一张密纹唱片，它永远在记录又永远在播放，记录

播放着人类可歌可泣而又无限悲哀的历史轮回曲。

今天，这里的脚步声是如此的急促、杂乱，这是在一面放着蓝光的旗帜下所进行的躁动而狂乱的舞蹈。

三、天 乱

清瘦的公安局长也曾经是八廓街上虔诚的转经者，那是祖祖辈辈在风风雨雨中周而复始转了 1300 多年的神圣的道路。他从小光着脚丫在这条烟尘飞扬、苍蝇飞舞的转经路上卖过柴禾、牛奶，听过经文，亲眼看到这条汗水流淌的泥泞路怎样被铺展成整洁的水泥路，路旁窗户里昏黄的酥油灯又怎样变成了电灯，街顶还点起了水银灯。同时，作为这座圣城的公安局长，他比谁都更清楚地知道八廓街乃至这座城市存在的污秽和疾患。就在明亮的水银灯下，那些曲径幽巷中藏有赌窟，还有各种肤色的暗娼身影。他还知道待业青年犯罪率的百分比，老城区危房的数字，群众对某些工商税收人员的不满，治安情况的日趋恶化。就在一幢幢商业大楼和各种名目的宾馆象变魔术一般从拉萨的地底下冒出来的时候，他手下的公安干警还有上百号人分不到稍稍宽敞一点的住房，堂堂一个自治区首府公安局长的总值班室，却是用苇席和三合板从另一间办公室分割出来的屋脊。那可怜巴巴的光景，比八廓街一个小商贩的铺子还不如呢。说出来，恐怕连骚乱分子也会笑话的。

公安局长清瘦的面庞浮上一丝苦笑。面对着广场上如同鸟群一样忽而飞散忽而复聚的骚乱分子，他的眼睛露出惊讶的目光。

怎么，往常骚乱分子大多用手投掷石块，这一次怎么改用古尔朵抛石器呢？

怎么，往常骚乱分子常常象炸了群的牦牛似的乱糟糟，这次怎么显得很有纪律和秩序呢？看，一队骚乱分子在抛石块砸楼窗，另一些人还坐在茶馆里喝酥油茶呢。看看，他们抹抹油嘴要

替换上阵了。

“瞿——瞿”尖利的口哨声在广场上回响。职业本能使公安局长很快判断出有人在用口哨进行指挥。果然，对讲机里传来了下级的报告：发现有人在用口哨或手里挥动着表示指挥记号的哈达进行指挥；还有人骑着摩托车往返担任联络。

八廓街派出所报告：民警格桑腿部被石块击中，鲜血淋漓，骚乱分子砸石头更加猛烈了。朗杰再次向对讲机命令：“避免正面接触，不要擅自开枪……”

四十刚出头的朗杰举着对讲机的手垂了下来，疲惫地坐在一张“吱吱咯咯”的椅子上。在这个乱哄哄的年代里，拉萨市公安局局长实在是把难坐的交椅。眼下，他的老搭档老上级、原公安局长现任拉萨市副市长的扎西顿珠正生病住院，全市的反骚乱重担像磨盘一样压在他的脊背上。他并不缺少胆识、勇敢和果决，1987年9月27日拉萨发生第一次骚乱时，他正在中央党校学习，自治区人民政府火速将他调回拉萨。两年来，他多少次冲锋陷阵，身先士卒，平息过一次又一次狂躁的骚乱。遗憾的是，从虎年到龙年到蛇年，势头越来越凶猛。他在苦苦思索：为什么骚乱的野火久扑不熄？

突然，朗杰象被烧了屁股似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枪声！谁开的枪？马上查！”

当弄清是八廓街派出所的干警在对空鸣枪时，他怒冲冲地向对讲机大声命令：“再说一遍，不准擅自开枪，严防误伤群众！”

话音刚落，楼下传来了嘈杂声，原来是一位进藏旅游者被骚乱分子捅了一刀，伤势颇为严重。他命令立即送医院抢救。回答是：门被堵住了，出不去，汽车更无法开动。于是，大家只好在没有任何消毒器具的情况下，帮这位倒霉的旅游者做了简单的包扎。

黑鸦鸦的一群蒙面人在广场出现了。

深蓝色的、墨黑色的、紫绦色的毛线套头帽，除了一双眼